

汉学家满晰博研究成果对中医发展的启示

胡婵娟 戴翥*

云南中医药大学

DOI:10.12238/bmtr.v6i5.10085

[摘要] 依据云南中医药大学中医西学博物馆珍藏的关于德国汉学家满晰博教授的文物藏品及访谈记录,对其生平及在中医学、科学方法学及中医学术语等方面的学术成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并阐述满晰博教授的贡献和现实意义。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西医争议日趋激烈之际,满晰博教授不仅积极推动中医学术语标准化翻译工作,以促进中医学的国际传播,同时以审慎的态度警示中医研究者,避免在追求科学化的过程中忽视中医的核心理念。他提出的“中医是一门成熟的科学”“中医要想走向国际,需得理论先行”这一观点,既是对中医国际地位的肯定,也是对中医研究者坚守初心、持续探索的殷切期望。

[关键词] 满晰博; 中西医学; 中医现代化; 中医学术语翻译; 中医西学博物馆

中图分类号: R2-031 **文献标识码:** A

The Implications of Sinologist Manfred Porkert's Researc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anjuan Hu Zhu Dai

Yun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 Based on the cultural relics and interview records of Professor Manfred Porkert, a German sinologist, preserved by the Museu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t Yun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 thorough and systematic study has been conducted on his lif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scientific methodology, and TCM terminology. The study elaborates on Professor Porkert's contributions and their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During the intense debat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1970s and 1980s, Professor Porkert not only actively promote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CM terminology translation to facilitate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TCM but also cautioned TCM researchers with a prudent attitude against neglecting the core concepts of TCM in the pursuit of scientification. His viewpoint that "TCM is a mature science" and that "for TCM to go global,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must come first" affirms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TCM and also reflects his earnest hope that TCM researchers will adhere to their original aspirations and continue to explore.

[Key words] Manfred Porkert;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ansl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erms; Museum of Chinese Medicine in Western Learning

自201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式颁布中医药发展“十三五”规划以来,中医药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应用取得了显著成效,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并被纳入16个自由贸易协定之中,成功地在世界医药卫生领域确立了其独特地位。在第七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下,《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正式通过,首次将中医药为主体的传统医学章节纳入其中^[1]。这一重要举措不仅标志着中医药在国际主流医学体系中被认可,也显著提升了中医药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同年,有学者针对中国国家形象开展的第四次全球调查显示,有

5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中医。这表明中医作为我国医学领域传承千年的文化结晶,逐渐成为了独树一帜的东方文化标签^[2]。

云南中医药大学中医西学博物馆作为全球唯一一个收藏海外中医学家在中医西传过程中相关历史文物文献的人类学博物馆,其丰富的藏品和详实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德国汉学家、中医学家满晰博教授的相关文物和访谈资料为我们深度挖掘和研究其在中医西传历史中所作贡献和价值意义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据满晰博教授的学生, Dr. Med. Fritz Friedl (弗利茨·胡瑞德) 教授所述, 满晰博夫人离世后, 其女儿并未选择保留其父亲的学术遗物。因此, 文章只能基于博物馆现有文物及书籍视频藏品, 结合时代背景, 对满晰博教授的人生及学术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 总结其对中医西传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同时, 文章也试图对中医药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在国际医学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进行理性分析和深入思考。

1 西方文化入侵, 引发中医存废之争

中医对外传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 十六到十八世纪, 中西文化是一个较为平等的阶段, 中医的知识传播主要是通过来华传教士进行对外传播, 西方对中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药、脉学和针灸等方面, 对中医临床实践缺乏实际感知, 对中国经典医学文献也研读甚少^[3]。十九世纪后, 中国处于一个动荡的社会处境中, 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变的微妙起来, 中医作为中华文明载体杰出代表, 在他们的视野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4]。中国的被迫开放, 让西方医疗作为在华文化扩张的组成部分逐渐进入中国本土, 同时中医的实践文化也通过各国学者的著作传递回国^[5]。两种医疗文化的交汇和冲突, 给长期只有中医诊疗方式的中国医疗状况带来了一场“医学地震”。

满晰博所处的二十世纪中期, 是中医在“科学化”的旗帜下艰难生长的时期。在这场对峙、对抗和冲突中, 中医成为了西医学界及社会文化界批评的对象, 正处在一个被动的应对、辩解和抗争的地位^[6]。无论是“废医论”、对中医在理论与实效缺陷探究以及中医玄学成分的结构等内部要素对中医科学化运动的诱发、西医对中医冲击的外部事实还是民国官方从政治制度层面的强势引导, 中医科学化的路程在后续不断被展开^[7]。在这一时期, 政治时局动荡, 西方科学文化强力入驻, 中医急需寻找一条自己的“科学化”发展道路。

十九世纪起, 国外学者通过各种传播文献及著作, 开始注意中医这一古老疗法, 掀起了中医西学的浪潮。在这一时期, 中医的对外翻译研究方面还是以技法为主^[8], 翻译的精度较差。如何准确翻译中医的基本术语, 并使之与当地文化紧密融合, 以便西方中医学者能够理解和应用, 已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2 中医种子漂洋过海, 落地西方

中医知识借助文化交流, 跨越大洋, 在不同时期通过西方汉学家的不断融会贯通下, 于欧美各国扎根并蓬勃发展。例如葡萄牙药剂师和外交官多默·皮列士(Tomé Pires)、波兰传教士卜弥格(Michal Boym)、法国针灸之父苏里耶(George Soulié de Morant)……这些汉学家为中医药的国际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其中, 德国汉学家满晰博(Manfred Porkert, 1933~2015) 一生致力于中医学和科学方法学领域的工作。1933年8月16日出生于捷克波西米亚, 父母曾从事电气工程、医疗设备和裁缝设计师等领域的工作。在1952年战争结束之后, 跟随父母从捷克搬迁到

了德国, 之后进入慕尼黑大学进行语言技能的深造学习, 并开始处理各种跨文化研究领域(特别是阿拉伯、伊斯兰、日本以及中国文化研究), 试图寻找如何通过有意义的方式将他的才能和兴趣结合起来^[9]。在此期间, 他逐渐受到法国汉学界杰出代表如葛兰言(Marcel Granet)、马伯乐(Henri Maspero)和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等人的深刻影响, 对汉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秉持着严谨、理性的学术态度, 深入钻研汉学知识, 并与众多华人学者建立了正式的学术联系^[10]。

为了进一步深化学术造诣, 满晰博进入巴黎大学完成了汉学和哲学的学习, 并在此期间结识了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和科学史学家、汉学家、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研究专家李约瑟教授(1900~1995)。在法国攻读博士阶段, 他系统研究了中国古代文献, 选择中国道教文化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 并以卓越的成绩获得了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之后, 他返回德国并在维尔茨堡学习了长达几个学期的西医知识。在研习西医知识体系的基础上, 进而能够系统地与中医的临床实践及哲学思维进行对比分析。

从满晰博的教育历程中, 我们可以发现其具备深厚的语言学基础, 并对中国科学医学领域开展了持久而深入的研究。他不仅广泛涉猎中医的古籍文献, 而且对西方医疗体系也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因此, 在中医与西医的交流领域中拥有显著的权威性。

在推动中医理论国际化的过程中, 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不同国度文化间的差异与碰撞。为了有效沟通中医与西医之间的理论与实践, 满晰博成为了一位精通西方文化和中医哲学思维的桥梁人物。他不仅深刻理解西方医疗体系的运作方式, 还具备足够的中医理论知识, 能够将中医文化与西方医疗环境进行有效的融合。满晰博以其拥有中西医学学术背景、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见解, 在中西医的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既推动了中医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认可和研究, 同时为西方医疗者能更好的使用中医提供了语言基础。

3 倾尽心血于中医学的研究和原理阐释

3.1 耕耘中医研究与教学

满晰博的一生, 均奉献于中医理论在西方社会的本土化进程和研究, 他的工作不仅推动了中医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应用, 更为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69年起, 满晰博开始在慕尼黑大学担任汉学教职, 任教期间, 他深入研读了南京中医学院编著的《中医学概论》, 对中医的历史、认识论和术语展开了持久深刻的研究^[9]。因其在汉学领域的显著成就, 他于1975年晋升为汉学教授, 1978年起开始讲授中医理论基础, 为推动海外汉学人才培养事业贡献了中坚力量。

3.2 进行中医理论的西方阐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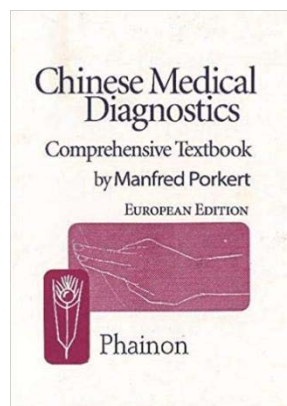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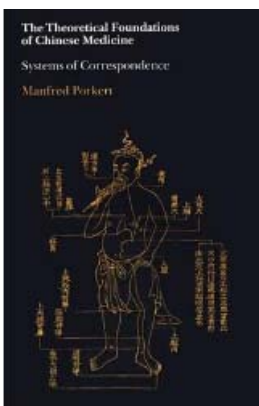
在满晰博众多关于中医理论研究的著作中, 尤其重要的著作当属1969年在其博士论文“中医对应系统”基础上进行修订和补充的《中医理论基础》一书。有学者认为, 满晰博用西方语言撰写了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中医学学术著作。在这本书中, 他将

现代医学知识与对语言学的精湛掌握融为一体。首次用西方语言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哲学中许多基本专业术语的确切含义。他认为,中医中的“气”相当于一种构象能量能、“五行”不只是当时流行的“五个元素”的概念含义以及“阴阳”是能量的流动和平衡等等。

在此书中,满晰博将中医哲学与西方医疗科学做出了具体的比较。例如,汉语的“解剖学”一词,等同于英语中的“anatomy”,涉及研究人体结构、器官、组织和系统的形态、位置和相互关系。在西方医疗文化体系中,通常运用解剖学知识来诊断疾病、进行手术以及制定治疗方案。而在中医体系中,与之对应的则是“藏象学说”。藏指藏于体内的内脏,象指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现象,主要涉及研究人体各个脏腑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两者虽然都是各自医疗体系中关于生理病理的基础学说,但实际上两者的含义大不相同,并不能简单的混为一谈。就像“肝”(liver)一词,在西医中特指一个具体的器官,而在中医中,满晰博认为,这指代的是一个名为“肝”的能量体,这个能量体不仅仅包含一个具体的器官,而是包含了与之相关的其他人体的生理结构。

满晰博的比较分析不仅阐明了中医与西医在概念和方法上的差异,而且强调了中医理论的全面性和整体性。在中医中,对脏腑的理解超越了单纯的解剖结构,而是一个包含能量流动和生理功能的复杂系统。这种理解反映了中医对人体和疾病的独特视角,即人体是一个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整体,而不仅仅是独立器官的集合。通过这种深入的比较,满晰博为西方中医提供了一个更加丰富和立体的中医理论框架,有助于西方医疗者深入理解并运用中医疗法。

《中医基础理论》一经正式发行,便迅速以德语、英语等多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开来。同时,它与同年出版的《中医诊断学》共同被列为欧美地区中医初学者的必读书籍,为中医文化的国际推广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两部著作的联合推出,有力推动了中医的国际化进程,并为全球中医学习者提供了权威且宝贵的学习资料。



左图为《Die Theoretischen Grundlagen der Chinesischen Medicine》(中医基础理论)右图为《Chinese Medical Diagnostics》(中医诊断学)

4 凝练中医认知的精华

在满晰博的中医学学术遗产中,有两句论述以其严谨性和前瞻性脱颖而出。首先,“中医是一门真正的科学,是一门成熟的科学”,此句明确指出了中医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无需掉入西方科学的“自证陷阱”中,盲目将中医理论强行现代化。其次,“中医要想走向国际,需得理论先行”,这句话深刻阐述了中医学术语的标准化翻译研究是中医要想走向国际化的先行军。

4.1 中医是一门真正的科学,是一门成熟的科学

满晰博认为,中医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来说,只是被看成一个经过实践证实了的、非常实用的医疗保健手段,人们还未想到它是否提供了世界上任何其他文化都无法企及的东西。与强调科学证据和明确的病因药效关系的西医相比,中医更注重整体调理与个体化治疗。很显然,这种不同的治疗理念和方式,使得中医药在与现代医学体系的融合过程中,带来了诸多挑战与冲突。但他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医在中国会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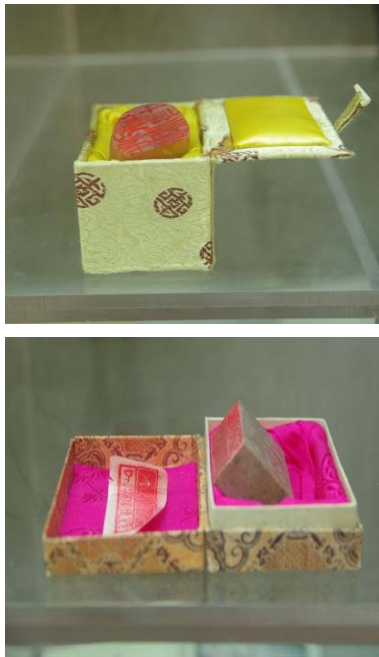
为了佐证自己对于中医的系列思考,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拜访了台北南部省城的夏伯彦老先生,并在老医生指导下学习脉诊,体验了作为一名中医师运用中医理论诊疗的日常^[10]。此后的访华期间,他遍访了各地各类中医人士,包括了民间派、学院派、道教、佛教以及不同地域的中医实践者。

而对于中医掉入的“科学自证陷阱”,他曾说,“用只适用于西方医学的方法来评价中医学,是不合理的,必然导致失败。这种试图就等于是白天观察星星,在无月光的黑夜观察云彩一样,是缘木求鱼。”中医与西医并非呈现对立之态,二者实为相辅相成之关系。从本质而言,中医乃至中国科学主要聚焦于现时活动机能的效应,以及对其的感知、描述与定义。相对而言,现代西方科学则侧重于过往的、间接领悟的累积性与物质性层面。因此,中国科学与现代西方科学应被视为互补而非对立的双方。

正是因为满晰博对中医的力挺,为当时中西医之争中处于劣势的中医体系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更有学者为了佐证中医在西方的影响力,将Manfred Porkert的中文名译为“满晰驳”,意为以饱满的责任感反驳西方明晰科学的不足。由此可见,当时中医的文化自信确已跌至低谷,急需借助外部力量来增强其在社会中的影响力。



Manfred Porkert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做学术报告(此时中文译名为满晰驳)



云南中医药大学中医西学博物馆藏品(左图印“满晰博”,右图印“Dr. 满晰博之章”)

在纪念李约瑟教授的八十寿辰的论文中,满晰博曾对中国医学界提出警告:“中国学者由于迄今缺乏相应的方法学概念,而使中医学以令人惊异的速度从内部腐蚀下来”,他认为中国的医学工作者“从十九世纪以来,没有做出决定性的努力,按照中医的本来面目,评价并确立中医的价值。”当时的人们因中医的实践和理论体系与现代医学存在的显著差异,使得一些医学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对其科学性持保留态度。因此,中医在发展过程中,不得不在传统与现代、经验与科学之间寻找平衡点,才能做到坚定维护自己的核心优势和特色。

4.2 中医要想走向国际, 需得理论先行

满晰博在巴黎大学结识了李约瑟教授后,两人不约而同的对中医学术语的标准化翻译产生了兴趣。但在后期,两人的研究观念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偏差。在李约瑟看来,满晰博用归纳一综合理论和能量模型引导的这条翻译道路,是必然错误和误导性的,会大大曲解古人的思维。满晰博则认为李约瑟作为科学和医学的历史学家最关心的是中医学术语发现的合理性和可读性。但作为将中国科学的方法论,特别是中医作为主题和目标的学者,最关心的是他们的研究结果是否具有严格的一致性和实用性。满晰博认为,这些方法上的差异是导致双方产生不同评论的根本原因。

1987年10月,满晰博应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的邀请来华访问,与中外学者就如何正确反映中医学理论和真实内容的英译规范化问题交换意见。他还做了“中医名词术语英译规范化问题”的演讲,并与中国学者签订了合作编纂《中医学规范词典》、改编《传统针灸学教程》和编写《中医学概论》等协议书。1989年起,他一直担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国际中医规范词典》(INDCM)的执行主任,参与建设中医术语标准化翻译事

业,为中医药更好的走向国际化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满晰博教授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做学术报告会

5 满晰博对世界中医发展的贡献

5.1 科学研究与现代化

满晰博教授通过科学理论对中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辩护,他的工作推动了中医与现代科学的对话,促进了中医的现代化进程。反者道之动也,科学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医的现代进程和文化自觉。历史证明,我们既要大力推动科学方法的技术在中医药研究中的应用,又不屈从全面科学化的压力,发挥和保持发展的主体性。满晰博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而且在实践方法上也有所突破,为中医药的科学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

5.2 中医的国际传播

满晰博教授致力于将中医知识传播到全球,通过撰写和翻译大量中医专著,以及在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提高了中医在全球的认知度和影响力。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的出台,中医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目前,无论在建设健康中国还是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过程中,或是在医疗卫生事业领域还是文化传播交流领域,中医药的作用和价值都日渐显现。满晰博的努力使得中医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和应用。

5.3 坚定中国文化、中医药文化自信

满晰博教授的工作和理念强调了坚定中国文化、中医药文化自信的重要性。中医精神强调的就是“自治”和“自化”,中医一技之长则是便捷实效的“自医”手段。在现代社会,随着健康观念的不断提升,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疾病症状的消除,而是更加关注身体的整体健康和疾病的预防。中医的“治未病”“养生”理念注重调和体内阴阳、气血平衡的治疗方式,不仅能够有效治疗疾病,还能提升人体自身的免疫力,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无论是对老年群体还是年轻群体,都能提升其健康水平。且在治疗过程中,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中医学人文理念的运用,更加有助于提升服务品质,满足患者需求,发展特色专科管理方案,不断丰富服务内涵。满晰博的工作和理念将继续激励着后来者在中医领域的研究和传播工作中不断前进,同时也提醒我们珍视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

6 结语

满晰博教授的学术工作和实践不仅对中医的现代化和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中医药的发展和国际传播具有深远的意义。他的学术成就和对中医的贡献将被世人铭记,并继续激励着后来者在中医领域的研究和传播工作中不断前进。

[基金项目]

中医西学博物馆珍档解读研究(YB2020101);基于人类学视角对满晰博学术思想研究(2023Y0495)。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推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21-2025)》的通知[EB/OL].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1/15/content_5668349.htm.

[2]袁玮蔓.16-18世纪德国的中医研究[J].国际汉学,2021(04):14-20.

[3]陈媛.中国译论进程中的中医翻译研究:奠基、融合与应用[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4,30(08):1393-1398.

[4]满晰驳.中西医学与方法论[J].中国医学学报,1988(3):1-8.

[5]满晰驳.中医学——独具一格的科学[J].湖北中医杂志,1984,38-52(3).

[6]张效霞.《寻找中医与现代科学的结合点》[J].中国中医药报,2016,第三版(2月16日).

[7]蔡捷恩.中医学及传统医学在德国[J].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93(05):60-65.

[8]莫继严.中医药遗产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定位与时代价值[J].文化遗产,2023(04):1-8.

[9]张超中.中医一技之长的新概念及其全球发展[J].中国民间疗法,2024,32(13):1-3.

[10]徐媛,钱敏.中医人文理念在增进医患关系中的应用效果[J].中医药管理杂志,2024,32(04):193-195.

作者简介:

胡婵娟(1999--),女,汉族,云南昆明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医文化人类学。